

1009

启
东
文
史



54



44162/04

启东文史

第十一辑

启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纪念启东全境解放四十周年

——解放战争中启东人民革命斗争的回顾

……………中共启东县委党史办公室（1）

缅怀抗日先驱

抗战中的一件怪事……………季 方（11）

悼瞿犛、王进烈士……………萧 蓬（15）

纪念瞿犛、王进烈士殉难五十周年……………钱伯荪（23）

抗 日 烽 火

英雄的无畏乡……………启东县革命回忆录编写小组（25）

顶天立地的无畏乡人民……………（25）

无畏乡人民打赢第一场官司……………（29）

忍痛拆掉二墩镇……………（36）

不屈的鬲口河……………（41）

小八哥打黑老鸦……………（46）

捉拿黄氏弟兄……………（49）

引鱼上钩的妙计……………（54）

据点征公粮……………（57）

伪军班长反正……………（61）

坚贞不屈的年轻指导员……………（65）

民兵痛打杀人魔王……………（70）

万双军鞋送亲人·····	(74)
{ 打开门仗·····	(78)
我们到处在杀伤敌人,以后一定还要更多些···严寒	(78)
民兵战例·····前明、江行等	(80)
五堤乡民兵反“清乡”斗争片断·····黄维雄	(89)
回忆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张 劲	(99)
{ 威震敌胆的锄奸活动·····	(104)
杀汉奸 为民除害·····	(104)
设巧计 除特务·····	(105)
三天头伪乡长的下场·····	(107)
小插子的威力·····	(110)
喜酒席上捉“坏猪”·····	(113)
智擒女特务·····	(115)

解 放 战 争

徐三窑伏击战·····	(120)
化装智袭郁家村据点·····	(132)
勇士追毙顽区长·····	(140)
雾中歼敌·····	(147)

启 东 人 物

沈维岳同志生平·····	(159)
热心编史修志的李质彬同志·····李俊超	(163)

人 民 政 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说明·····	(169)
政协第八届第二、三次会议简况	

.....政协启东县委员会秘书处(171)

启东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大事记

县政协文史办公室.....(180)

启东锡剧团

从草台班到舞台演出.....黄罕澄(205)

一次震撼人心的演出.....朱学聪 高扬(210)

怀念顾鹏同志.....高扬(213)

起义人员

陆洲舫生平简况.....县政协文史办公室(224)

陆洲舫轶事.....郭士龙(228)

文献资料

张成龙史料四篇.....(243)

请调张成龙为南澳镇总兵片.....(248)

总兵惠昌耀侯张成龙到奥察看后再行对调片.....(248)

林则徐致广东巡抚怡良书.....(249)

张成龙传略.....(243)

奉准设县分治.....(250)

袁希洛对外沙分治提供的建议意见.....(254)

沙洲与田亩.....(258)

史海拾贝.....黄涛

编后记.....(260)

纪念启东全境解放四十周年

——解放战争中启东人民革命斗争回顾

中共启东县委党史办公室

今年1月28日，是启东全境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日。在全县上下齐心协力，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振兴启东的今天，纪念这一光辉的节日，回顾解放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能促使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高对改革规律性的认识，坚定改革信心，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前辈创下的基业上，创造出更辉煌的建设成就！

从1946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占领启东开始，到1949年1月启东全境解放，启东人民的革命斗争，按实际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局部退却，艰苦坚持阶段（1946年10月至1947年5月）；一面坚持，一面恢复阶段（1947年6月至1947年12月）；主动进攻，全境解放阶段（1948年1月至1949年1月）。

一、局部退却，艰苦坚持

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启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国家面

努力，先后开展了新区“二五减租”，惩奸反霸和土地改革等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树立了人民群众的经济和政治优势。特别是土改运动，全县数十万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增强了生产积极性和支援自卫战争的自觉性，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更深的血肉关系。因此，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军压境之时，人民群众踊跃报名，掀起了“保田保家乡”的参军热潮。在1946年10月短短的半个月内，仅辖区（今启东南部地区）就有1070人报名参军，奔赴战火纷飞的疆场。是年年底，启东、海门两县合并，小区并大区，小乡并大乡，调整区划，扩大战时我方行动的回旋余地，为自卫战争做好准备。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0月下旬，我主力部队在取得苏中“七战七捷”之后，北移山东，国民党反动派乘机纠集整编21师435团、第一“绥靖”公署独立团（徐容部队）、启东还乡团武装等二、三千人，分南北两路，侵犯我启东解放区，占领大小市镇，修筑大批据点，封锁交通干线。1947年元月开始向乡村推进，实施疯狂的全面“清剿”，日夜分路出动搜索，捕杀我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扒田倒租，反攻倒算，编保甲，抓壮丁，扶植地主、富农建立区、乡顽化政权。仅在占领吕四地区的20多天中，敌人就组织了6次大包围大捕捉，使用兵力从200人增至近千人，抓走我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1100余人。由逃亡地主组成的还乡团则到处烧房杀人，发泄刻骨的阶级仇恨。国民党海六区区长顾龙天率部占领海复镇后，仅三五天时间，就活埋、枪杀48人，连正在嗷嗷待哺的婴儿也不放过；4月份，他仅两天没杀人，其余28天杀了400多人。同

时，敌人还在农村实行连保连坐，强行组织联保自卫队，在乡村交通要道口日夜巡逻，一有动静就敲锣点火把，喊“捉强盗”，据点里的敌军立即出动搜捕，接待我方人员的群众也会遭到烧房、杀头的威胁。敌人妄图以此切断我干部、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达到最终消灭我之目的。一度时间，凡被敌人占领的区域，我基层组织和政权基本上被搞垮，区、乡干部被迫撤离原坚持地区。

在这期间，县区武装为改变斗争局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但由于敌强我弱，收效不大。2月15日下午，东南警卫团在九龄镇伏击从聚星镇据点出动“清剿”的敌人。谁知敌人出动的人数和路线发生了变化。战斗一开始，敌人抢占了九龄镇，以凶猛火力将我主要兵力压制在开阔地带，我数次冲锋均未奏效，与敌血战至傍晚，双方才撤出战斗，此战打死打伤敌人50余名，我伤亡100多人，九龄镇大河里的水被鲜血染得通红。此后，敌人开始在启海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驻剿”。启东人民的对敌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面对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县委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干部，“区不离区，乡不离乡”，领导群众坚持原地斗争。许多干部冒着随时被抓走杀头的危险，乘黑夜秘密插入敌占区，联系发动可靠群众，开展反自首、反捕捉、反掠夺、反抓丁、反烧杀、反强奸的自卫斗争，组织小游击队袭扰敌军；分化瓦解联保自卫队；稳定群众情绪，鼓舞群众斗志，逐步改变斗争环境。在那些日子里，坚持原地斗争的党员、干部时常吃糠咽草，日无一餐，白天钻地洞，夜宿荒坟墩，许多干部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启西区16个区级干部中，就有副书记黄鹤群等8人相继牺牲。启东区的妇女干部蔡玉英、朱惠萍，税务干部戴祥先后遇难，仅秀旦一个乡。从

1946年底到1947年夏，就牺牲了3批干部9个人。县委妇委书记王炎路过聚星镇附近时，被叛徒顾志昌抓走，顾软硬兼施，王炎大骂叛徒，坚贞不屈，全身被刺13刀，最后壮烈牺牲。这一时期牺牲的区乡干部，比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还要多！

二、一面坚持，一面恢复

1947年4月，敌314团调走，启东地区留下“清剿有功”的第一“绥靖”区独立团（徐容部队）和还乡团武装。徐容部十分骄横，经常多路出动“扫荡”，各据点之间互相策应，一有枪声便多路支援，并加紧烧杀抢掠，推行顽化。

5月底，为支持启海地区的斗争，华中九分区七团由如东南下，与东南警卫团协同作战，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打击徐容部队。5月29日夜，分区七团和东南警卫团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挺向海启交界处的江边重镇灵甸镇。七团三营担任主攻，一、二营和东南警卫团打援。晚11时，三营猛攻灵甸镇，30日凌晨解决战斗，俘敌70余人。30日，敌急调徐容部主力三营以及海门保安部队、还乡团千余人增援。我打援部队早已严阵以待，待敌进入伏击圈，七团和警卫团从四面合击，将敌压缩到一个狭窄的洼地上。敌人狗急跳墙，向西南方疯狂突围，双方短兵相接。警卫团卫生员、炊事员都投入战斗。战场上枪炮声、喊杀声四起。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余下的全部举手投降。此战，我军共生俘敌连长以下440余名，毙伤敌副营长、机炮连长等8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0多挺，长短枪255支，子弹2万余发。灵甸战斗消灭了敌徐容部的机动主力，动摇了敌人的军心，是反“清剿”斗争以来启海的一次空前大捷，极大地鼓舞了艰苦坚持

的启海人民，打开了启海地区的斗争局面。

灵甸战斗以后，敌人开始收缩据点，以求机动，同时集中兵力，进行重点“驻剿”和“血腥会剿”，大肆烧杀抢掠。我坚持原地斗争的区、乡、村党员、干部，响应县委号召，抓紧这一有利时机，紧紧依靠和组织群众，展开反封锁、反烧杀、反割青等各种具体斗争，在各种具体斗争中恢复与巩固各级组织。全县各级武装乘着灵甸大捷的东风全面出击，打击敌人，掀起了夏季游击运动的高潮。启东区游击营在6月3日取得徐三窑战斗的胜利，毙、俘敌启东保安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以下35名，解放了东安镇；海东区游击营在6月中旬创下了闻名全苏中的六天三捷，歼敌70余名，缴获机枪10余挺；海中游击营三打叛徒顾志昌，终将其击毙，为党为民除了一大祸害。7、8月间，县、区武装又频频出击，共作战100多次，粉碎了敌人6次大规模“清剿”，攻克新港、东兴、大同、惠安等敌据点14个，毙、伤、俘敌1000多人，采取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600多人，缴机步枪169支，群众参战达5万人次以上，全县收复了32个乡，乡村基层组织和政权逐步得到恢复。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1947年9月，敌派出整编21师438团、交通警察15纵队（相当于1个团）、省保安第6纵队共2000余人分三路“扫荡”、“清剿”启东，企图恢复点线，重新控制启海地区。经过夏季游击运动锻炼的县、区地方武装，战斗力大大增强。海东、吕四西区游击营击垮省保6纵对吕四、竖河一线的“扫荡”；中路之敌438团遭到海中游击营抗击，死伤50余人，惨败而回；南路交警15纵队驻扎汇龙镇，机动“清剿”，遭我启西、启东两游击营不断打击，损兵折将，回天乏术。我相继解放了高家镇、

钮竹桥店、合丰镇、寅阳镇、郁家村等据点，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

与此同时，在已为我恢复的乡村中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使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党内，展开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审干运动，整顿和纯洁了党组织及党员的思想观念，整顿和改造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进行的这两场运动，为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三、主动进攻，全境解放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全面发展，遭我沉重打击的启东守敌完全丧失了向解放区进攻的能力，但他们仍不甘灭亡，高度收缩兵力，形成南北两个防御体系：南部以汇龙为中心，构成南至泰安港，北到南阳村，东及惠和镇，西达圩角镇的环形防御体系，北部则固守吕四等大据点，以通东公路为纽带，和余东等据点构成线状防御体系，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我启东军民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发动连续不断的攻势，砸烂了敌人的防御网络，迎来了启东的全境解放。

在北部，从47年夏季开始吕四游击营和乡小队就在吕四镇周围不断出击，破袭公路，拦截敌军运输车辆，并在海中游击营的配合下，歼灭敌渔民自卫队，活捉大队长赵蕴芝等十几人。战后，吕四区委在吕复乡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四个罪大恶极者，此仗此会，对吕四之敌震动很大。1948年2月6日晨，东南警卫团二营在甘五总公路边设伏，战斗5分

钟歼敌两个排，使敌闻风丧胆。3月27日，国民党江苏省水警大队撤离吕四，向余东逃窜。吕四游击营和周围的乡小队迅速围住该镇，留守的还乡团见势不妙，逃上海船，游击营立即追击，截获一艘货运大船。千年古镇吕四，在这胜利的春天里，回到人民的怀抱。5月22日，余东为我攻克，北部地区全部解放。

在南部，1至6月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1948年元月2日，分区七团由东南警卫团配合，攻打南阳村据点，晚8时，开始清扫外围敌人，俘获国民党海门五、六区自卫队、还乡团40余名，并将敌压缩至东街碉堡群。午夜前，七团用猛烈的炮火摧毁敌人大部分工事，以一等功臣施惠昌为首的突击队，冒着敌人的弹雨，机敏地跃过60余米的开阔地带，烧掉竹篱、木栅栏等障碍物，又越过土围，以集束手榴弹开道，一举攻占三座前沿碉堡，掩护总攻部队。整个战斗于翌日上午9时结束，国民党启东保安队260余人被歼俘殆尽。3日下午1时，七团又配合东南警卫团攻打南阳村西3里的东安镇据点，两小时解决战斗，生俘还乡团54名。4时，七团另一路赶到已被警卫团一部紧紧包围的永阳村据点，向敌展开政治攻势，迫使60余守敌放下武器投降。11日晚，七团又攻占圩角镇。共和镇、永和镇守敌见孤立无援，先后撤退。敌环形防御体系的西部和北部被我摧毁。

5月5日，分区八团及直属特务营南下启东，与东南警卫团一起，攻打惠和镇据点，该据点四周环以土墙，中间筑有核心工事，国民党启东县常备大队两个中队据守顽抗。5日傍晚，八团四连、六连分别从西、北两面强攻，六连首先冒着敌人密集火力和探照灯、照明弹的威胁，砍掉鹿寨、竹篱，接连扑过河面，翻过围墙，顽强突进，占领了南北街

道，六连伤亡60余人，四连也在炮火掩护下占领西街道，敌人退至东、北两个核心工事死守。次日上午9时，八团发起总攻，用炮火摧毁了东部两个高堡，战士们迅速完成近迫作业，冲进蔽式碉堡，一举歼灭该工事守敌。北边一核心工事守敌在被我俘获的敌大队长喊话下投降，该镇即被攻克。此时，驻汇龙的交警15纵队两个大队向东增援，被东南警卫团和八团三营击退。此战共歼敌448人，缴获六〇炮1门，九二式重机枪2挺，轻机枪9挺，以及其它长短枪百余支。惠和镇的解放打开了解放汇龙的东大门。

6月初，华东野战军33旅、分区八团、九团和各县警卫团集结启东，围攻汇龙镇。8日，部队以强大攻势迅速攻克合兴镇、永兴镇、龚仓角、篦箕镇等汇龙镇外围据点，包围了江边重镇泰安港，并向汇龙镇守敌发起攻击。由于在通西“扫荡”的国民党军21师等部增援迅速，当晚，我部队主动撤出战斗。是役，我共拔除汇龙外围大小据点10处。战斗中，全县有28432个民工参战，救护伤员，担运粮草，收缴逃敌武器，拆除碉堡工事，100多个妇女干部、群众在杨香圃附近的后方医院，日夜看护伤员，广大干部群众日夜忙碌，参加战勤，慰劳部队，寅阳乡一夜之间凑集了2000多只鸡蛋，包裹了1000多只粽子慰劳部队指战员。

“六八”战斗后，国民党改组了启东县政府，加强了对汇龙镇的驻防，成立了启东保安团，并重占龚仓角、三星镇、头星镇三处为流动据点，经常派小股武装，下乡骚扰、偷袭、抢掠。

面对敌人的垂死挣扎，东南县委和行署决定在汇龙镇周围划出一个启中区。启中区队和各乡镇武工队同时建立，专门捕捉零散下乡活动的顽乡保长，伏击下乡抢掠的小股敌军，

并展开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了一批敌军政人员。从此，启东残余守敌被紧紧围困在汇龙镇等两三个孤立据点里，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1949年1月初，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解放大军席卷江北，饮马长江，预备渡江南下。启东残余驻敌预感到末日来临，乃于1月27日白天销毁文件，预备撤退，并纵兵大肆抢劫城内商家。一时间，城内浓烟四起，哭喊声，咒骂声，交织在一起。傍晚，守敌在慌乱中倾巢撤向泰安港，逃往崇明。至此，启东全境解放。

1月28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启中区委、启中军区队进驻汇龙镇，一面召开市民会议，宣讲我党、我军政策，安定民心，接管市政，一面派出战士四下警戒，维持秩序，搜索残敌，使避居城外的汇龙市民安然进城，欢度新春佳节。

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启东发起猖狂进攻到最终我们取得胜利，使启东全境完全解放，其间仅两年有余。总结取得这场生死大搏斗胜利的经验，主要是我们有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我们坚持了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武装；我们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既是反动统治阶级奴役的对象，同时又是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根本力量。国民党反动派在与我军民较量时，其兵力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但正规的“中央军”就是歼灭不了土里土气的“共军”。这是因为我们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人民群众不愿国民党反动派得逞，反动派一得逞，他们就会被扒田倒租，就会人头落地，所以他们拼死拼命保护我党干部和人民军队，这就不是可以用

一句简单的政治觉悟高所能概括的了。

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能象当年那样，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并取得人民群众那样坚决的支持，以命相护，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的呢？

黄涛、申学俊执笔

史海拾贝·昙花一现“江海县”

启东原称崇明外沙，属崇明管辖，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启东各界人士和群众为设治分县作过多次斗争。1927年4月，北伐军进入江北，国民党崇明外沙市党部负责人孙佩元邀同朱有成、黄春如、张士明等多人，组织了三百多群众，由南惠阳镇小学出发，来到北洋军阀设置在汇龙镇的外沙行政公署，赶走了行政委员陈时泌，接收行政公署，组织地方委员会，宣布脱离崇明管辖，实行分治，取县名为“江海”。然未及一月，军阀孙传芳派李宝章部进占汇龙镇，国民党外沙市党部负责人逃往崇明，“江海县”名从此取消。直至1928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批准崇明外沙正式设启东县，启东人民的设治分县斗争才以胜利告结。

（黄涛编写）

缅怀抗日先驱

抗战中的一件怪事

全国政协副主席 季方

1937年“八、一三”后，上海沦陷，翌年3月17日，日寇又从南通姚港等处登陆，侵入江北，此时，国民党正规军在东战场溃退西撤，苏北敌后还有二十几个县是完整的，这时便出现了形形色色戴着抗日帽子的部队，我当时在上海参加了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抗”），专门

争取和联络一些抗日的杂色部队，于是便运用社会关系，回到海门、启东、南通等地活动。在这期间，我耳闻目睹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那时通、崇、海、启地方秩序非常混乱，土匪帮会一时风起云涌，纷纷成立游“劫”队。人们说：“大业主上海跑，小业主三上吊，游‘劫’队数钞票”。就是一般农民也不能在家安睡，夜间经常跑到田间过夜。在这国破家亡、慌乱纷扰之中，一支抗日武装脱颖而出，她是由知识青年瞿棣、王进领导的武装，以英勇善战、军纪严明而深受人民的欢迎拥护。

瞿棣，是崇明士绅瞿寅九的长子，大学毕业生，本来在上海做中学校长，上海沦陷后，即来启东抗日，瞿棣的抗日部队，开始只有6条枪，武器、经费严重不足，得其姑母支持，变卖土

地，毁家纾难。王进是山西人，在上海读书，与瞿犷认识，他俩把农民和知识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崇明抗日自卫队，由于崇明岛孤立于长江之口，他们经常通过此水道向敌寇鞭长莫及的启东流动。

当时，国民党海门县张能忍的“抗日”自卫大队，也常到启东活动，由于都是邻县抗日战友，平常亦有往来，但1939年1月11日，瞿犷、王进经过张能忍的驻地，张突然对他们袭击，竟将他俩秘密杀害，首级扔进芦苇丛中。

中国人素云：“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本是抗日友军，大敌当前，奈何突然翻脸成仇，竟对一支小小的民众抗日武装不能见容？岂不是咄咄怪事！

噩耗传出，地方各界莫不切齿痛恨！我亦身历其境，即向国民党第五旅旅长孙信符提出质问和抗议。孙信符因在黄埔军校时与我有点师生关系，不能不买些帐，于是将凶手张能忍撤职扣押，但在解赴兴化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总部途中即给予自由，到了总部还提升他为团长！真是怪事迭加，叫人气不能咽，恨不能平！

后来我到上海向“武抗”汇报，并向江苏各界的旅沪人士作了反映，群情激愤！时路人皆知，鲁苏战区的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与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等，对杂色部队，当其无力控制时，则一切放任，听其自流；其力所能及时，即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吞并消灭，而瞿、王纯洁的民众抗日武装竟首当其冲！至于沦陷区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则非其所问！各县一些有正义感的旅沪人士，曾联名电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控诉并质问他：“政府还要不要敌后的人民”？而顾竟置之不理，于是大家湊了些旅费，要我到重庆中央去反映，我经香港坐飞机，于1939年某